

## 编辑手记

## 是“命题作文”，也是“写作指南”

——从本报“新力量”专刊“主题词写作”栏目在小红书集结说起

罗建森

这是一篇迟来的编辑手记——因为平时不怎么用小红书，所以直到同事告诉我，我才知道有不少“新力量”专刊的作者都在小红书上发布过专刊的相关内容，其中大部分是“主题词写作”栏目的作者。他们在平台上分享作品发表的喜悦和创作心得，自发介绍栏目特色，和其他文学爱好者在评论区交流互动。其中最让我意外的，是青年作家龚万莹发布的一篇笔记“斗胆拿《文艺报》练写作！超实用每周练习法”，详细介绍了怎么用“主题词”来辅助练习写作。这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新力量”专刊的“主题词写作”栏目按例每月一期，每期主题词由责编拟定，再向3位青年作家组稿，基本是以“两篇短篇小说/散文+一组诗歌”的组合方式来组版。自2019年7月创刊以来，栏目已累计发表150位作者的作品，这些作者没有重复，其中有些长期活跃在创作一线，已经在文坛中小有名气，有些则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甚至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作品。对他们而言，《文艺报》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平台，因为版面限制，小说或散文的容量只有2500字左右，诗歌总行数不超过30行，很多作者都没有尝试写过这么短小的篇幅，实际操作起来也会比较伤脑筋。要在2500字内完成一篇兼具逻辑性和可读性的小说不容易，我在拟定主题词时，也会尽量选择有趣、生动、便于发散思考的词。

当下，在小红书、豆瓣、微博等网络媒介里，文学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学、分享经验。

事实上，许多作家提交的作品对主题词的拆解之巧妙，远超出我的预料。比如2025年4月的主题词“镜中”，邢隽雨在当期小说《春日的决心》中，将“镜中”具象为“后视镜中”，小说主人公在汽车后视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3月主题词为“春有信”，钱幸的武侠小说《淬瓷》将“春信”一词设计为西夏密令；2月主题词为“良夜”，余静如在《见的报恩》中虚构出一系列怪物，它们是主人公在童年时期发挥想象力的创造，也为成年后的主人公提供了安稳的睡眠……例子实在太多，每期稿件几乎都有惊喜，大大丰富了主题词的内涵和面向。

在小红书笔记中，龚万莹建议作者“找到每一期关键词，先不要读别人写的文章。分析这个关键词，让它激发你的内在创意；动笔写自己的作品；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放下，阅读刊登出来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不要把作者写得当范文，而是把他们当作同班同学，看看其他同学是如何去理解关键词的，如何用小说或者散文去解读这个词”，这不仅仅是一份写作攻略，更像是实打实的创作指导与经验分享了。当看到“主题词写作”栏目被分享在小红书上，并作为“教材”帮助到写作初学者，我作为编辑自然十分喜悦。

当下，在小红书、豆瓣、微博等网络媒介里，文学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学、分享经验。

小红书以图文笔记为主的内容发布形式，更适合于文字信息的分享和传播，许多青年作家热衷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发表经验和写作建议，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比如“想创作的人，首先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写小说不是‘编’，而是‘造’”“灵感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新人写小说，要学会给自己设置难题”“写长篇必需的技巧”“无效元素”正在毁掉你的小说”“写小说用第二人称，一定不能这样写”……

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一代写作者是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能够轻松捕捉到“网感”，灵活学习并掌握网络平台的运营规则和使用方法。他们不再像前辈作家那样，隐藏在作品之后，而是勇敢走到台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为自己增加曝光度。和文学爱好者进行深度交流，有助于作家们对自身创作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为写作新手们答疑解惑，客观上也起到了涵养良好文学生态的作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流动和下沉，惠及更多写作者。

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极大程度上解放了大众的创造力，更多人可以在平台上展示自己，去争取被人看见的机会，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也拥有了更多样的途径，去发现更多优秀人才，这是双向利好的一件事。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蓬勃生长的“素人写作”现象，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文学不应该高居庙堂之上、局限在小圈子里，而是要不断向外拓展、向下生

根，寻找新鲜的声音和血液，找到这个时代最敏锐的体验者和表达者。“新力量”专刊的创刊初衷也正在于此，2019年7月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培育一方多彩花圃，俾使青年作家艺术家成长中的点点滴滴，以及想象力、创造力的多姿绚丽，被展示被关注。我们垦殖一块开阔地带，让人类精神运动的各种样态，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所构筑的一切，让任何有助于灵魂生长、诗意挥洒和梦想放飞的一切，都得到表现……新刊所推崇的，是所有创作新力量对世界的深切感悟，对人性的细微勘察，是独到的经验、发现和意义，是对艺术的不倦探求。”六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这一追求，不断寻找和发现创作新力量，去倾听属于新青年的声音，希望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主题词写作”栏目的作者们，年龄从“80后”逐渐转移至“90后”“00后”，分布地域遍及大江南北，身份有专职写作者、高校学生、杂志图书编辑，也有许多基层工作者。

小红书上的系列现象带给我们不小的启示，未来，如何让“新力量”专刊为更多写作者所知晓，如何找到更多更优质的年轻作者，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编辑个人的能力和眼界有限，传统的约稿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面对新兴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亟须改变思路，找到有效的应对之道。

如何在文学最高报...  
温州健健 02-08  
55  
棕头鸦雀 2024-06-22  
32  
主题词写作：有人将至  
好久没更新了。近日  
解锁《文艺报》“新...  
林为攀 2024-06-21  
31  
木非可 2023-11-27  
17  
小红书上，创作者分享在《文艺报》“新力量”专刊发表作品的喜悦与经验

## 倾听广阔田野上的声音

——向迅散文读记

□张 娟

向迅是近年来一位较有影响的青年散文家，已出版《与父亲书》《声音博物馆》《谁还能衣锦还乡》《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3年卷》《斯卡布罗集市》《寄居者笔记》等多部散文集。近五年来，向迅的散文频频获奖，2021年出版的《与父亲书》一书就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等，并入选多个文学榜单。

## 沉默的父母，呼噪的自然

在向迅的散文中，仿佛有一条浩浩荡荡从乡村流往城市、从过去流到现在的河流，银白色的月亮给这些时光赋予了神性的光泽，向迅就在河流中打捞那些或沉默或喧嚣的记忆。让人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向迅作品中的声音景观。这种声音景观一方面是现实中人与之间的“沉默”与“隔绝”，另一方面是自然的虫鸣鸟叫、植物招摇。通过对各种声音景观的听觉呈现，向迅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属于鄂西的地方书写，展现出独特的乡村美学的质地。

《与父亲书》由六篇散文构成，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拼贴出乡村生活的图景。在向迅的书写中，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沉默”。这种沉默存在于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弥漫于日常的伦理生活中。《时间城堡》中写道：“父亲从不唱歌，也没有谁见过他偷偷地哼过一句。他巨人般的身影在房间里移动的时候，我们把主要说出口的话紧急收回，让它们在舌头上打转，让它们顺着发痒的喉咙回到肚子里。”生活中的父亲勉力维持生计，性格粗暴简单。而在《巴别塔》中父母之间紧张而孤独的关系，以“玉米饭”式的生存循环作为隐喻，形成了一种乡村式的孤独。

向迅笔下沉默的父母并不是个案，而是“父亲们”“母亲们”的集体象征。《弧形绳索》中的祖父同样是粗暴的父权形象。盛夏时分，苹果成熟的时候，孩子们抵抗不了诱惑去偷摘，就会被祖父咒骂和惩罚。“祖父漫长的一生，都与怒火为伍”，而与之相反，“祖母的一生，就耗费在园子里”，被不停的劳作填满。父亲是沉默而严厉的，母亲是沉默而隐忍的，“母亲的一生，都被父亲的影子覆盖”。虽然父亲看似是强势的一方，但他并不快乐，祖父和祖母都不爱父亲，“父亲的一生，像个孤儿”。还有村庄里孤独的祖母们：“村子里的祖母们总是这样，她们擅长隐身术，把自己隐匿在厨房，

向迅笔下沉默的父母并不是个案，而是“父亲们”“母亲们”的集体象征。《弧形绳索》中的祖父同样是粗暴的父权形象。盛夏时分，苹果成熟的时候，孩子们抵抗不了诱惑去偷摘，就会被祖父咒骂和惩罚。“祖父漫长的一生，都与怒火为伍”，而与之相反，“祖母的一生，就耗费在园子里”，被不停的劳作填满。父亲是沉默而严厉的，母亲是沉默而隐忍的，“母亲的一生，都被父亲的影子覆盖”。虽然父亲看似是强势的一方，但他并不快乐，祖父和祖母都不爱父亲，“父亲的一生，像个孤儿”。还有村庄里孤独的祖母们：“村子里的祖母们总是这样，她们擅长隐身术，把自己隐匿在厨房，

向迅笔下沉默的父母并不是个案，而是“父亲们”“母亲们”的集体象征。《弧形绳索》中的祖父同样是粗暴的父权形象。盛夏时分，苹果成熟的时候，孩子们抵抗不了诱惑去偷摘，就会被祖父咒骂和惩罚。“祖父漫长的一生，都与怒火为伍”，而与之相反，“祖母的一生，就耗费在园子里”，被不停的劳作填满。父亲是沉默而严厉的，母亲是沉默而隐忍的，“母亲的一生，都被父亲的影子覆盖”。虽然父亲看似是强势的一方，但他并不快乐，祖父和祖母都不爱父亲，“父亲的一生，像个孤儿”。还有村庄里孤独的祖母们：“村子里的祖母们总是这样，她们擅长隐身术，把自己隐匿在厨房，

## 柔美而神秘的乡村书写

向迅是鄂西人，他的鄂西书写萦绕着独特的氛围与神秘，这种神秘与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异曲同工。在《谁还能给你一个故乡》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村庄：“月亮不声不响地自东山露出了马脚，似有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河里走动，雪白的经文铺了一地。”这里有各种来自山野的植物，形成了一种充满山野气息的南方景观：村里西边悬崖上的波斯菊，“到时间了，它就在悬崖上燃烧起来。我猜，它褐色的茎秆里面，藏着流动的时间之钟”。还有结香花，当地叫“梦花树”，“它们总是先开花，然后才长出密不透风、柔软而又脆弱的绿叶。它们的枝条韧性十足。用梦花树的枝条编一个结，同时许一个愿，便可成真。

向迅的乡村书写还呈现出一种忧郁气质，但这种忧郁又是不断延展与破局的。在伦理性“沉默”与自然界的声音景观中，向迅着力表现的是传统伦理关系在时光中的重构，比如《与父亲书》中的父亲书写：随着儿子日益长大，父亲逐渐衰老患病，父子重新获得反思彼此关系的可能。向迅在《与父亲书》的自序中，提到了父亲从北京、贵州、乌鲁木齐等地给“我”写信。信中的父亲，和现实中的父亲截然不同，写信的父亲以“吾儿向迅”开篇，透露出一丝温情与暖意，缓和了现实生活中紧张的父子关系，让他们得以进行持续的沟通。就像卡夫卡只能在书中向父亲倾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说出的话，向迅的《与父亲书》也是用文字的方式打破了现实中父子之间“终于哑口无言”的尴尬局面，通过书写一条“可以通往对方内心世界的小径”，与父亲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长谈，重构了流动的美学图景。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向迅笔下沉默的父母并不是个案，而是“父亲们”“母亲们”的集体象征。《弧形绳索》中的祖父同样是粗暴的父权形象。盛夏时分，苹果成熟的时候，孩子们抵抗不了诱惑去偷摘，就会被祖父咒骂和惩罚。“祖父漫长的一生，都与怒火为伍”，而与之相反，“祖母的一生，就耗费在园子里”，被不停的劳作填满。父亲是沉默而严厉的，母亲是沉默而隐忍的，“母亲的一生，都被父亲的影子覆盖”。虽然父亲看似是强势的一方，但他并不快乐，祖父和祖母都不爱父亲，“父亲的一生，像个孤儿”。还有村庄里孤独的祖母们：“村子里的祖母们总是这样，她们擅长隐身术，把自己隐匿在厨房，

## 青观察

话剧《万火归》由一家民营公司独立制作，没有明星、流量IP的加持，却创造了亮眼的票房纪录。该剧第一轮演出就在人艺小剧场演十场，门票连连售罄。随后的一年之内，仅在北京一个城市就开启了四轮演出，这足以说明该剧的魅力。

这部作品从创意的启动到创作，再到完成排演，终至走上舞台，经历了观众、剧评家和票房的重重考验。

## 剧本的结构特质和深度开掘

《万火归》构思精奇，想象独特，对非线性叙事手法和嵌套结构运用自如，带有戏曲美学的强大基因，是一部文学性强、具有哲学意味的戏剧，洋溢着对传统艺术的关怀、对当下的反思、对戏剧的激情。

在黑暗里躁动的“戏服”，临时组合试图重振颓势的直播搭档，轻松甜蜜的现代爱情，名角与小姐的传奇爱情，探索传承、合作、戏剧与人生的历史往事……这么多元素在《万火归》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叙述里被安排得合情合理，波折不断，足见创作者与演员们的功力。

《万火归》的剧本结构严谨，剧情时间横跨几十年，整个故事却发生在半天之内，是一个较少见于舞台的锁闭式戏剧。但锁闭之中，情节又不断地打开，灵活流动，多重叙事反复跳跃，这在文本上增加了故事张力与叙事多样性。剧中每个角色都覆盖在一个相同的主题下，多重故事编排虽复杂，却都关联着彼此，内在的命题始终如一，在不同观点的拼接之下，共同完成了故事的讲述。

《万火归》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悲喜交集的故事构成，在悲情的主线之下，幽默和笑点不断出现，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也具有内在的喜剧性。悲喜之间，铺排开了人世间的友情、爱情与人情戏码。全剧还弥漫着一种冒险气质：乔乔携金桐回到旧家，就像打开了双向行走的时光隧道，剧中乔乔直播“冒险”，武生金桐第一次在直播中“冒险”，而老靠打开尘封的记忆，将那些或刻骨铭心或痛苦的往事与人倾诉，也是一种“冒险”。几重“冒险”同步呈现时，我们也可以感到创作者的胆量与豪气，令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万火归》的灵感来源之一竟然是“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一重大事件，这对于戏剧作品如何规划选题及破题，以及深入生活的不同侧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参考。

## 传统艺术的剧场重构

## 深入现实生活，关怀真实世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在任何艺术作品中，“说什么”和“怎么说”同样重要。《万火归》的叙事技巧固然精妙，但重要的是，全剧萦绕着对真实世界的关怀，充盈着普通人自我经营的甘苦辛辣，也触及算法时代人人都难以避免的恐慌与焦虑，这才使观众得以沉浸 在戏剧情境中，共话历史、艺术与自我。

在戏剧创作前，必须先要认清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主题？戏剧的主题不应该也不可能 是那些新闻标题，主题必然关乎具体的人物情感和内心冲突，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主题才会诞生。如果戏剧不能去创造一个独特的戏剧情境，仅仅停留在讲述故事、价值宣讲上，很难说是 一个成功的作品。

《万火归》真正做到了深入生活，该剧不仅提供了青年一代的观察视角，还通过老靠、小靠、金桐和线上直播的碰撞，展示了传统艺术本身各种细致入微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呈现，使作品成为带有自我呈现色彩的独特文本。这些角色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部分文艺作品面对传统艺术时惯常的哀愁与怜悯等情绪基调，将叙事视角从“看戏”转向“演戏”，有意识地将体验置于凝视之上，占据了叙事核心位置。于是，角色的灵魂在戏剧情境中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产生了好看、有趣的化学反应，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身体温度和性格质感。

（作者系青年编剧、天津传媒学院讲师）



话剧《万火归》：

高兴达 摄